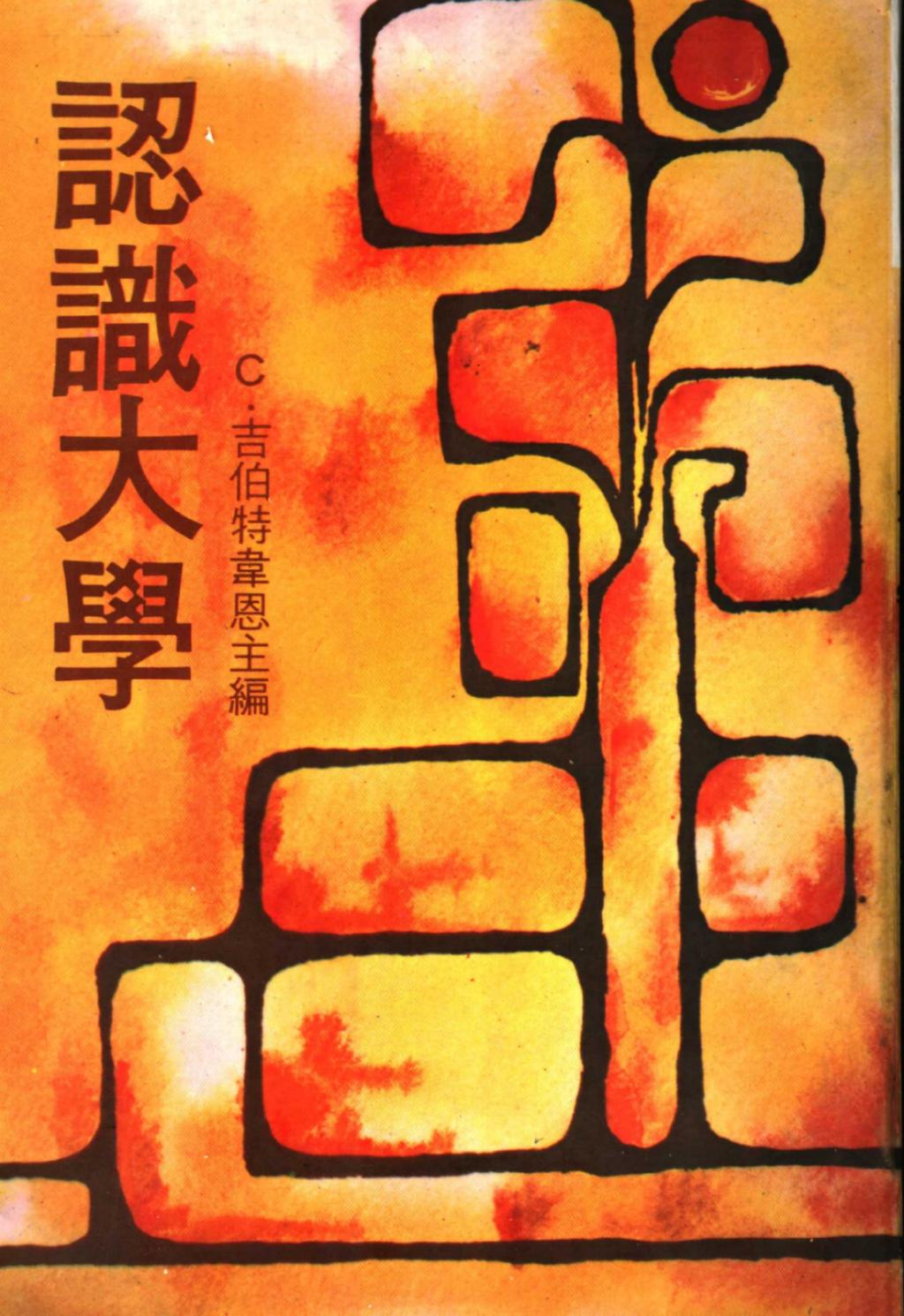


認識大學

C·吉伯特韋恩主編



百傑社會叢書

認識大學

C.吉伯特韋恩 主編
鄧 維 賢 譯

百傑出版社

百傑社會叢書



認 識 大 學

原著者：C.Gilber Wein

編譯者：鄧 維 賢

出版者：百傑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行所：

(105)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31巷7弄3號2樓

電話(02)7690031·7698801

發行人：楊 玲 玉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壹捌陸玖號

法律顧問：曾肇昌律師〔電話〕7056717

修訂再版：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定 價：新台幣 50元

郵撥帳號：119676 百傑出版社 帳戶

元

●本書如有污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調換●

禁 止 翻 印

目 錄

鄧維賢
譯者前記

耶魯大學新生應有的認識

摩根

上大學是一種權利？或特權？

赫特遜

大學新生為什麼不能適應

黎德隆

大學能提供你們什麼？

柏克哈德特

高等教育的四個層面

貝爾金

通才教育的成果 艾廸

智識份子的四項標準 克柯

蔡斯

你是專門人才或通才？

仲斯

愚昧的吸引

伽德納

多樣性

吉禮

喚起人類的精神

克魯奇
新罪惡
克魯奇
新罪惡

讓我們繼續澄清價值
拉施思

雅各

大學的期望

泰勒

美國的教師

諾利斯

教授是領導者

杜魯恩

上大學

史密斯

我們的讀書傳統

古霑

書不是萬能

柏克哈特德特

四種課外活動

蒲賽

學者的時代

□附錄

傅斯年

敦品 力學 愛國 愛人

陳少廷

論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

江放

培養忍受曖昧的能力

劉福增

現實、理想與犧牲

譯者前記

原著各篇文章，都是以美國的大學爲背景。本書摘譯其中二十一篇：



摩根對大學新生演講，說明大學是學者的團體，呼籲學生培養好奇心和意見交換的能力。赫特遜認爲，從許多方面來看，上大學是種特權，所以學生應該珍惜這個機會。但是大學新生不能適應大學新環境的情形是很普遍的，針對這一點，黎德隆提出深刻的分析，並細心的尋求解決的方法。

然而，高等教育的本質是什麼？在討論這方面時，柏克哈德特介紹大學教育的主要目的；貝爾金闡述高等教育的四種範圍的內容；艾廸描述受過通才教育的人應該具備的能力；克柯指出智識份子的四項責任。

其次，什麼是一般教育？什麼是專門教育？蔡斯解釋專門人才和通才的區別和關係。他並批評美國電視上舉行的「非正式考試」：「測驗」、「比賽」或「累積獎金」的節目，對通才教育的目標沒有提供什麼幫助。讓我們看一下目前我們這兩

電視上邀集各校學生參加比賽的「分秒必爭」節目，其教育意義又有多少？仲斯以羅馬人與希臘人為譬喻，評述大學團體裡的兩大類成員，既幽默，又富啓示性。伽德納強調現代教育應該訓練學生多方面和適應未來變化的能力；我們可以發現這個觀點與蔡斯提倡通才教育的見解有一個共同的脈絡。吉禮廉主張今天的工程師應該具有財政學、人性學、政治學、社會學等方面的認識，並須與經濟學家、科學家、政治家、教育家等不同的事業人員合作。

在討論學生與學生的價值時，克魯奇指出和批評學生考試作弊而不感到羞恥的事實。在臺灣的學校裡，有沒有這種情形？是不是很嚴重？還有，沒有榮譽感的大學生進入社會後，會對社會風氣發生怎樣的影響？拉施思扼要的介紹價值觀念，值得我們思慮和應用。雅各對大學生提出「成人」及「負責的公民」的模型。

談到美國的教師，泰勒流利的述說他們應該具備的觀念和任務。至於臺灣的教師，他們應該有什麼抱負？諾利斯敘述教授做為教育領導者的五點特徵。在臺灣，自信已經盡了教育職責的教授有多少？

但是杜魯恩說，學生的主要教師，是他所閱讀的書籍。他認為書籍擴展了個人的心靈。史密斯闡述書籍有三種功能：提供消息，激發，和昇華作用。

雖然人們莫不承認書籍的用處，但是古霑提醒我們「書並非萬能」。柏克哈德特進一步的指出，大學有四種有意義的課外活動；假如大學生能充分把握這些課外機會，則他的大學生活必定可以更為充實。

蒲賽根據哈佛大學畢業生就業的演進情形，指出今天是學者的時代，呼籲學者應該受到更大的尊重。當前臺灣的學者身價有多少？在今天一面倒的「重實用」的社會潮流裡，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大聲高喊：這是學者的時代？！

讀過這本書以後，讓我們自問：對大學的學識機會我們認識多少？我們應該怎樣着手改進我們的高等教育？

這本書的文章都是十多年前美國的大學校長或教授，學者或教育家所發表的。他們為美國的教育問題到處演說或在報紙、雜誌上投稿。從那時到現在，十多年的時光消逝了，這本書的許多作者可能從當時的職位退休了，可是臺灣的高等教育導致什麼進步？

讓我們同意這項真理——教育問題永遠是重要的；討論教育問題永遠不嫌多。

我們盼望，我們的大學校長和教授，學者和教育家也能發起教育問題的熱烈討論，而且永遠繼續討論下去。

耶魯大學新生應有的認識

摩根 (Edmund Morgan)

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美國初期史」的權威。

「好奇心」不很受一般人的歡迎。有句俗語，「好奇心連小貓都給害死了」。許多人排擠好奇心，說好奇心是無聊的東西——雖然懷有好奇心的人很少是無聊的。父母儘量壓抑孩子們的好奇心，因為孩子們一連串難以回答的問題，好比「什麼使火生熱」、「草為什麼會發生」，這些天天會使得父母難堪；或者說，父母必須儘量制止少年喜好發問的習慣，以免自己有一天會被氣死。但是孩子們的好奇心仍

然逃脫了父母的約束，並在還沒被熄滅以前設法成長，等到進入大學他們便繼續發問和嘗試解答。在一個學者的眼光中，這就是大學設立的目的。在大學裡人們對好奇心的敵意將被完全驅逐。

在一般人的看法裡，有些學者的問題，簡直不成爲問題，更用不着解答。學者發問質子的動態，羅馬硬幣的起源，詩的構造。他們的問題實在過於微細和專門，所以不花幾年的解釋是不能明白的。

假如一般人詢問學者，爲什麼他知道這個特別問題的解答，如果他是個科學家的話，他會十分曖昧的說明，這有可能製造一個新機器、武器或小器具。他這樣回答，是因爲他知道一般人瞭解和尊敬實用的價值，而對其他的事並不關心。但是如果他對他的同事和你們，可能就不這麼說。既然你們現在是耶魯大學的學生，他會期望你們了解這一點，就是他想知道這個解答，只是因爲他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好比登山的人所以要登山，只是因爲山在那兒。

同樣的，一個歷史學者如果被外界詢問，爲什麼要研究歷史，他可能重複他應付這種場合的習慣的答覆，就是可以鑑往知來等等。我確信你們可能經常聽到這類話。但是假如你們想真正知道歷史學者爲什麼要研究過去，這個答案可能單純得多

：某些事曾經發生，他想知道這件事是什麼。

所有這些並不是意味著學者對於問題的解決都是不講求結果的。事實上，學者尋求解答，可能獲致偉大的結果，而完全改變人類生活的特性。但是這種結果很少是他們當初發問或求解的動機。雖然學者為著某種目標而工作也是有的，例如目前成千學者正在為尋求治療癌症而工作，但這不是學者的基本職能。在學者看來，許多的結果，常常隨好奇心的滿足而來。甚至對一個醫學學者來說，為驅除可怕的疾病的願望，恐怕不如為發現生物本性的動機來得強。一樣的，愛因斯坦不希望創造一顆原子彈或應用原子能。他只是想要發現能量和物質的關係。

我說好奇心是個危險的本性，不僅因為好比原子彈這種附帶的影響，而且因為這就是追求真理的欲望。一般人似乎覺得「追求真理」比好奇心含著較少的危險。事實上，這句成語聽起來還蠻使人尊敬。因為既然那麼多德高望重的人斷言他們發現了真理，看起來這不像是個危險的東西。其實不然！要知道追求真理的活動，已經一再的推翻了長久以來不管是科學上、宗教上或政治上根深蒂固的制度和信仰。我們在今天很容易看出這些以往的革命曾經帶給人類偉大的福利。但是正當革命的過程，尤其正當你滿足和習慣於既成的方式或事物時，就不容易看出這種可能有的

福利了。一樣的，我們很難在現在看出由於學者好奇心的滿足所引起的社會分裂是否值得。追求真理常常是個破壞性的活動。然而學者知道，他們要從事於這種工作，就難免要接受這種經常的挑戰。

所以你可以發現，假如好奇心鼓起的自由追求，遭受任何威脅時，學者必然奮起抗爭。他們謹防依附於慣例或信仰，因為這些都會給自己加上限制，或者形成對於問題的成見。你會發現他們懷疑所謂忠實的誓約、宗教的信仰或政黨的主義。尤其是他們要努力保持大學成為一個可以自由發問的聖殿。

對於慣例或信仰的有意提防有時候變為學者的毛病——一種不能保持好奇心反而麻木好奇心的毛病。有時一個學者最壞的毛病是看起來好像不能有所決斷。這兒每間教室到處瀰漫著這種似是而非的低調：「在這個問題上，共有兩種想法，而眞理可能被均分。」當你聽到這個句子正對著你複誦，當你自覺傾向於這個觀點，記住眞理可能介於兩極的中間，但可以斷言絕對不是對錯各佔一半。當你列好了一組可能的答案時，不要輕易的停止你的好奇心，自以為掌握了眞理。

培養好奇心，不應該變成優柔寡斷。其實，好奇心應該是指導心思於從事困難的決定的意志。

學者的第二個特點——雖然跟第一個特點沒有明顯的關聯，然而也是不可分離的——那就是傳授的衝動。學者被一種如同好奇心一般強的力量所驅迫，把他所知道的告訴別人。他不能只安於學習事物：他必須述說他的心得。學識起於好奇心，而終於交換意見。即使學者置身於大學裡，而能够與世保持隔離，但是他們也承認對世界所保持的責任——自由和充分傳授他們在這神聖學府內所發現的每樣東西的責任。追求真理沒有身份的分別。只要一個人認為他發現了任何其中的一部分，他就不能也不該保持沉默。有時候人們可能並不留心學者的傳授，但是他必須繼續闡述，直到他完成了傳授的責任。

對今天的學者來說，只有兩種交換意見的方法，就是寫和說。學者在書本上和論文裏發表他的發現，並在課堂加以教授。有時只要其中任何一種交換意見的方法便使他感到足夠，但是我們大多數人還是覺得兩種都需要。單憑寫書的學者，習慣把討論的對象當做專家。假如他在題目上長篇大論，便有可能到達沒有幾個專家能够懂得的地步，這無異自說自話。從另方面說，假如他一點也不寫，彷彿迷戀於自己的口才，便不再是一個學者，而只是講壇上的藝人了。

交換意見不只是學者的願望和責任，也是學者的訓練——驗證他的發現是否經

得起批判。沒有經過交換意見，他對真理的追求會自然枯萎和淪爲反常。雖然學者必須花許多時間獨自在圖書館或實驗室尋求問題的解答，但是他的心智卻必須經常接受同伴間的相互摩擦。他必須被試驗，被考驗，和被推進。他必須被要求來解釋自己。除非他能透過意見的交換，除非他能把自己表達出來，才能確定他的思想是清晰的。

換句話說，學者需要同伴來保持他的理智。尤其是他需要一個有清新的心智的同伴，以作爲他可以重頭開始解釋事物的對象。他需要個能在每個階段對他作毫無保留的挑戰的人。簡單的說，他需要你們。

你們來到這兒可能有各種不同的目的，而且你們可能實現這些目的：你們可以玩足球或網球或樂器，你們可以參加合唱團或戲劇社或週末的郊遊。但是教師所期望你們的是這四年的學識，而且他們將使你們在這方面不會感到不滿足。我們希望這四年裡大家一塊兒追求真理。我們要求於你們的，也就是我們要求於我們自己的，那就是好奇心和交換意見。

好奇心當然不是單憑希望就能獲得的。不過好奇心有驚人的傳染性。我們所期望的好奇心不只是一瞬間的興趣。我們不會因你們偶而能聰明地發問問題而感到滿